

三味夜话(68)

搂着满怀月光而归

——“拾月·半颊”奉化作协诗会侧记

沐小风

10月14日晚,金秋的夜风柔软宜人,奉化作协在“好久不见”文艺餐厅二楼露台举办了“拾月·半颊”诗歌朗诵会,数十名奉化作协会员和文学爱好者参加。在朗诵会现场,精心设置的布景点缀着缤纷的气球,轻柔的音乐似水流淌,交织在头顶的星星点点的彩灯和路灯朦胧的辉光相互呼应……最闪亮的是每一位参与者眼睛里的光,诚如诗会策划人、奉化作协副主席陆旭光在邀请函中所言:“请您携一颗诗心而来”,相信所有在场的人都怀着一颗热爱诗歌的心,简单、纯粹而高雅。

诗会在朗诵爱好者丁莹优美的声线中拉开序幕,她朗诵的是宁波作协副主席、奉化作协主席高鹏程的《声音博物馆》。诗词歌赋总是与琴箫和鸣相依相随。朗诵会上,伴随着音乐的流淌,十多首由会员创作、表演的诗歌朗诵,逐渐把朗诵会引向高潮。任辉的

古琴与阿德哥的箫合奏《平沙落雁》充满了浓浓的中国风,让人不禁产生穿越时空的错觉。庄彩朗诵陆旭光的《慈林村的秋天》,充满诗情画意,为现场织出一片轻柔的网。毛立纲的《青春是一枚越来越空的果子》在王玮的朗诵下使人陷入对青春的思考。在声情并茂的朗诵间隙,扎着小辫的小提琴师褚文靓为大家献奏一曲《靛蓝色的忧郁》,袅袅琴音使听众沉浸在缓慢流淌的时光中。

接下来,才女冯莹姝献上了她的原创诗歌《你的样子》,这是一首抗疫诗歌,把所有人的思绪带回了那段寂静无声又热血沸腾的日子。就在今年疫情之初,奉化作协及时组织会员开展以文战“疫”创作,通过“奉化作协”公众号连续刊发23期相关文艺作品,许多作品被各类文艺平台转载,被谱成歌曲和音频作品传唱、朗诵。

奉化作家协会自1989年成立以来,已经走过31年历程。随着奉化设区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,文学创作开启了新篇章,呈现出“队伍壮大、作品提升、活动密集”的新态势。”截至今年,奉化作协的中国作协会员由最初的1人增加到了7人,省级会员20人,市级会员54人。有6位作家先后入选浙江省作协新荷人才培养计划;区作协系统青年作家集体入选宁波市文联的春蕾计划,成为全市唯一集体入选的团队。持续壮大的作协队伍,目前已在宁波市乃至全省引起了关注。

就在这个月初,2020年第五期《江南诗》杂志以专题“奉化诗群诗选”形式刊发了高鹏程、曾谨安、陈礼明、原杰、毛立纲、林杰荣、陆旭光、南慕容等八位奉化诗人的作品,这是奉化诗人的一次集体高规格亮相,基于以上原因,本月的文学沙龙和金秋诗会合二为一,上述诗人自然成了此次诗会朗诵篇目的主要作者。参与朗诵的大多数表

演者是来自奉化作协的骨干成员和文艺爱好者。

当主持人说出“奉化作协队伍建设硕果累累”时,现场掀起小波澜——如果这是奉化作协向现场的文学爱好者抛出的橄榄枝,相信懂的人已经将这片绿意栽进了自己心里。当女诗人曾谨安的作品《梭罗河》经由主持人阳阳之口传递出来,有人轻轻感叹,今晚的月色真美啊——这,就是诗歌的力量——此时的天空明明没有月亮。

节目单上最后一首诗歌是牧神的《钱湖1936行卷》之一,优雅知性的郭佩红将其朗诵得无人可及,来宾纷纷陶醉其中。

当晴朗、莫飞压轴的歌声响起,诗会接近尾声,但有人提议,追加诗歌,朗诵继续……的确,这个夜晚没有月光,不能像邀请函中祝福的那样“搂着满怀月光而归”。但我知道,一定有很多人像我一样,依旧满怀着对诗歌、对生活、对万物的热爱,幸福而归。

折鹤兰相伴的日子

方颖宜

过了白露,就迈入凉凉瑟瑟的秋天了。在瑟瑟的“绿色世界”中,有一种长可尺许,叶腋中能抽生出的匍匐茎,既刚且柔。茎顶端簇生着众多叶片,由盆沿向外极力向下舒展散垂,并随风飘动,形似展翅跳跃的“仙鹤”的草本植物,它就是美丽的折鹤兰。

折鹤兰,虽算不上花,但自古以来被文人墨客所钟爱。写诗舞文时,爱以其来表达纯洁、美好之意——如“俯挥素波,仰掇芳兰……肯同雪月吊兰荪。”文中的吊兰,就是折鹤兰的别称,或者说小名。

家乡人尤爱唤其小名——吊兰。除此之外,折鹤兰还有其他雅称:垂盆草、挂兰、钩兰;西欧又叫蜘蛛草或飞机草。折鹤兰,属百合科,似兰花却非兰,有别于平时大家所熟知的兰花。

早些年,我当过几回伴郎,参观了诸多朋友的新房,惊喜地发现新房里置养折鹤兰的较多。从好友口中才得知,折鹤兰具有吸收甲醛等有毒气体、净化空气之功能。一般居室里若放上一盆折鹤兰,就相当于安装了一台小型空气净化器——因为它能在一天之内将电器、塑料制品、涂料等散发出来的一氧化碳、过氧化氮等有害气体吸收掉一些,至少能淡化有害气味的。上网查了查,又知:四季常绿、叶似花朵的折鹤兰,被我们誉之为“空中花卉”。

它是烟民的“知音”,当屋内吞云吐雾、如痴如醉时产生的尼古丁烟气,折鹤兰也能“吞噬”掉好些。怪不得大家喜欢在房间里置养折鹤兰!

我曾养过好些花草,粗壮的“发财树”被我浇死了,好看的石榴花被我晒死了,好闻的“一夜香”也被我不知怎地折腾死了……如今,在屋里,与我相伴时间最长的,就数折鹤

兰了。搬入城南新居时,爸爸送了我一盆绿叶折鹤兰。我随便而胡乱地养了数月,没想到“无心插柳成荫”——它越长越好、越长越大,翠绿的叶子和其“走茎”如长长的秀发般自然垂下来,其中一个“走茎”由根至下足有三、四十厘米长,煞是好看。当时,我就琢磨着如何将它盆繁殖?上网一查,才知:它的繁殖方法与与众不同。它是用走茎繁殖,而大多数花是用种子繁殖。我尝试着剪下两根走茎,泡于淡盐水直至走茎抽出白白嫩嫩的新芽,再插入土中,约一周便生根了,接着移栽上盆。于是,一盆折鹤兰,一分为三。三盆折鹤兰长势均喜人,移摆于三个房间,净化空气!

我喜欢折鹤兰,尤其喜欢它那顽强随意的秉性。记得秋末冬初的某个周末,我捧出两盆折鹤兰于窗外花架上,让其接受阳光洗礼,中午临出门时天气还好好的,可下午却“不作美”——雨叔猛击大鼓,风姨使劲嚎叫,等我回到家,它们已被风雨折磨得东倒西歪、奄奄一息了。可是次日,迎着晨曦,它们又顽强地挺起了“腰板”,依旧生机勃勃地对我说道:“主人,我们好着呢,经得起风雨的考验!”折鹤兰虽适应性很强,但它也有小缺点——不耐低于5℃的严寒天气。

折鹤兰品种多,在家乡,常见的品种有:绿叶、金边和银边等几大类;折鹤兰可药用,有清热解毒,养阴润肺,消肿散瘀之功效……

昨晚,迎着秋风,沿着小区河畔,悠然而行。我就在村:家中可以没有别的花草,但绝不能没有折鹤兰。因为有它相伴的日子,我很知足,似乎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——做工回来,沏上一杯香茗,躺在沙发上,慢慢地品着,悠悠地赏着如窈窕淑女般的折鹤兰,一天的辛劳与疲惫,便渐渐忘却,心变得轻松而淡定起来……

生活就该如此吧!



青云村 郭宏尉 摄

探亲感怀

王天苍

以前,听人谈起,人生似流水,一去不复返。有的还无比感慨地对我说,人生痛苦的原因很多,主要在于太执著,跟自己较劲,跟他人较劲,跟老天较劲,越较劲心里越痛苦。我听后,总是不以为然。

这次探亲,我感悟到这些谈人生感慨的说法确实有真理性。当接到外甥的电话,说他母亲重病,活不了多久,着实把我吓了一跳。他母亲是我的亲人之一,我得知消息,巴不得立即回去探个究竟。因为在我眼里,不能没有这个堂房姐姐,我跟她有一段情结,这个情结一直陪伴着我。所以,对她如对待母亲那么敬重,尤其母亲去世后,我真的想将对母亲的爱倾注在她身上。我目前的居住地离我故乡虽不足千里,但去一趟不容易,平时很难见到她。然而,她是我在家乡的主要依靠,如果她走了,故乡将成为一个空壳,在我脑海里会逐渐忘却。

父亲离世前,对我谈到姐姐。那次,我刚从部队回家探亲,他说,你可以忘掉其他人,但不能

忘记这个堂姐。母亲也说我出生那年,东洋鬼子的飞机丢炸弹,轰炸黄岩西乡,她受惊后生下我。一般农户,家里添丁,总是高兴的。但我家里穷得断炊,吃了这顿没有下顿,有个兄长才活活饿死。母亲看着死去的儿子,又添新生儿,怎么也高兴不起来,觉得与其看着受冻挨饿而死,不如不养。在她的心里,相信“儿多不值钱,女多苦黄连”的老话。于是,打算把我扔掉,多亏住在隔壁的堂姐。她从田边拔野菜回来,听见婴儿的哭声,从竹帘为壁的缝里钻过,不顾肮脏,把我抱起,对我母亲央求,“婶婶,不要扔掉弟弟,养他吧!”她仅八岁的小女孩,不会懂得救人一命胜过念七级浮屠的禅意。母亲被她哀求所感动,答应留下,边清洗边流着泪水说,因,你不知道,婶怕养不了他呀,以后要你带来。她默默点头。母亲因缺吃少穿,无奶水喂养。我小时候多灾多难,小病小痛不断。我多数时间由姐哄着、背着、喂大。我稍长大,兄弟辈中没有姐妹,便认她为亲姐姐。

这次回老家,我走进她的房间,见她已瘦骨嶙峋,病得不成样子。花白头发更加蓬乱,脸色蜡黄,穿着一件深黑色旧单衫,脚穿旧布鞋,硬是支撑自己靠墙坐,成了标准的农村病老太,病痛折磨她如同风中残烛,行将熄灭。我仔细瞧,她这样倚墙而坐,身上折射出年轻时养成的倔强、坚韧、吃苦的性格,令我肃然起敬。我问侍候她的小外甥,怎么不让她躺着。外甥说她喜欢这么坐着。她已经病人膏肓,还替我们着想,尽量不使我们忧伤,故意支撑着自己装作没病的样子。见此情形,我十分惭愧,以前对她缺少关照,缺乏感恩之心,对她不起。脸上热辣辣,鼻子酸得难受。如果有人能把她转危为安,我愿跪下磕头。可是,连我中医博士的儿子都断定已回天乏术,我心如刀割。

姐虽病很重,但听觉还好。我们说什么她都听懂,边上人说话,有些我都没听清,她已听见。她坐累了,自己走到床前躺下。我拉住她的手,想减轻她痛苦,像以前那样逗她玩。她紧皱眉头,渐渐神志不清。我真不敢相信,最亲的姐竟然会这样。我无计可施,只痛恨岁月

无情、人生苦短。我知道她太累了,一生应了“红颜薄命”四字,年轻时嫁到高山岭头,生儿育女,养大四个小孩,帮他们成家立业,苦多乐少、愁多喜少。值得欣慰的是她的几个子女很有出息。可是,她却劳累病倒……

我看着躺在床上形同枯槁的姐,想起她在姑娘时的精彩人生。上世纪50年代初,她出落得如同一朵鲜花那么水灵。人们都称赞她是姑娘队中最漂亮的尖角。我们宗族还把她当作出彩的门面,自豪了好长一段时间。甚至连一支南下部队在我们村剿匪,有个连长都为她的品貌所动心,只因军纪森严才罢休。姐没上过一天学,自己名字都不会写,但她擅长跳“秧歌舞”,富有艺术禀赋。她联络村里十多个姑娘,组成“秧歌队”,又称宣传队,当队长。她的倔强、好胜、泼辣性格以及敢与自己、与老天较劲的精彩人生永远是我奋发向上,不愿示弱的楷模。

面对躺在病床上的姐姐,我写下上述这些文字,聊以对她表示永远眷恋的心情。

深秋桂花香

顾亚萍

深秋时节,桂花飘香。

此时,金桂、银桂、丹桂、四季桂用自己的那些花,那些叶,那些香,纷纷在空气中营造若有若无又无处不在的香气,令人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它的甜香。

家里是坐不住了,得出门赏桂去。赏桂,以塔峙岙为好。素有“浙江桂花第一村”美誉的塔峙岙社区西岙村,早在明清时就开始种植桂花,这300多棵古老的桂花树,大多拥有三四百年历史,形成百年金桂树林之景。桂花开时,漫山遍野弥漫着浓郁的芳香。

一年一度的乡村旅游桂花节后,不少游客兴致不减,继续参与“打桂花”。我站在木犀园的一株百年金桂树下,抬头望去,桂树枝干粗壮,枝叶繁茂,直径十多米的树冠上,密集地开满了一串串金色的小花朵,微风过处,飘落下来像一只只小铃铛。

千万朵桂花,它像碎米一般,红且圆润。它带着山野的香,凝聚了沁凉的风,脱离了树枝母体,义无反顾直奔大地。霎那间,地上铺就了一层金地毯。这满满的香气,再一次被撩拨开来,一丝丝地往人鼻孔里钻,衣袖里窜,人到哪香到哪,直让人晕头转向。

桂花的香飘过了千百年,它的名字从古诗文里的木犀、木樨、岩桂之类变换到现在我们熟悉的桂花。自古以来,有多少文人雅士为之吟诵。朱淑真的“弹压西风擅群芳,十

分秋色为伊忙。一枝淡贮书窗下,人与花心各自香”,充满激情地赞美了桂花的品格和风韵。明代诗人周用诗曰“天香料理一万斛,散作人间八月秋。”民间还将八月美名曰“桂月”,可见之盛名其实。每年中秋前后,空气里便弥漫着或浓或淡的桂花香。因花中秋前后,桂花和月亮之间,自然有了很多传说故事。比如吴刚伐桂,传说他学仙有过,被责罚在月宫伐树,但此桂随创随合,不知要砍到什么时候是个尽头。而最浪漫的传说,是桂子来自月宫,所以才会如此之香。

桂花的好不仅在于欣赏,更因其食用价值,成为舌尖上的香。尤其金桂,香气最为浓郁,又优雅怡人,因此常用来制作桂花糕点、糖桂花、酿酒等。每当过年,吃宁波特产猪油汤团时,总免不了要放上一撮糖桂花,而摇下来的新鲜桂花,就是制作糖桂花的最佳食材。

挑选桂花梗,用清水洗一下,放入一勺盐,加入直饮水,浸泡10分钟杀菌、沥干,广口的玻璃瓶底先铺上一层砂糖,再铺上一层桂花,一层砂糖一层桂花,最上层用砂糖压实,包上保鲜膜,盖上盖子,放置阴凉处发酵,一周后移至冰箱,这样的糖桂花可保存两三年。另外,挑干净的桂花,铺开在筛子里,晒上几天太阳,晒干后收在铁盒子里,要用的时候,取一小撮来,做成各种美食。桂花糕、桂花茶、桂花糖、糯米桂花藕……哪一样少得了桂花点缀?

细碎秀美的桂,点缀在食物之上,色香俱全,令人胃口大开。无论在哪个季节,总能记起秋的美好。

三味书店 · 您的精神家园

关注我们
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
三味讲座/新书发布等活动
订阅号内微店上线
足不出户,送货到家

三味书店
SUNWAY BOOKSTORE

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

地址: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-195号
联系方式:0574-88571555 88881168